

香港浸會大學在1989年9月創辦中國研究課程，是香港首個本科中國研究課程，其特點是將中國研究與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及地理學四個學科緊密結合，使中國研究的知識傳授建立在社會科學學科的基礎之上。25年來中國研究課程已經培養了近2,600名本科生，從商界到政府部門、從教育、媒體、學術界到社會服務機構，都有他們的身影。茲逢中研課程銀禧紀念，我們將計劃於2014-2015學年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

# China Studies Mega Post

中研通訊 (第二期)

Published since 2014 / VOLUME1 / NO. 2

Thursday, May 14, 2015 / see updates at chinast.hkbu.edu.hk

## 中國研究課程慶祝成立廿五週年



為慶祝課程成立二十五週年，中國研究課程聯同中國研究課程舊生會及中國研究課程幹事會瀨角特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四日假太子拳宴設周年晚宴，邀得清華大學的教授、浸大的教職員、學生、校友、各界友好等近三百名嘉賓出席。當晚活動包括「照相棚」、晚宴、小遊戲、播放短片、抽獎等。

晚宴主禮嘉賓包括香港浸會大學行政副校長暨秘書長李兆銓先生、遠道而來的有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陳琪教授、丁夏教

授、李繼先教授及馮永亮博士。李兆銓副校長致辭時，讚揚課程一直努力提供優質的教育。在憶述課程成立的過程時，他又特別感謝歷屆課程主任所作的貢獻及清華大學二十五年來的支持。

此外，中國研究課程舊生會主席李嘉強先生在席間與嘉賓分享了「中研希望小學計劃」的成果，如於廣西成立了「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舊生會馬東希望小學」，令更多孩童得到優質教育，以「貢獻所學、關心家園」。



晚宴上播放的短片，除了感謝嘉賓協助課程取得豐碩的成果之外，也簡介了課程二十五周年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包括中國研究「通·識」講座系列、清華大學暑期研習班二十五周年口述歷史的出版計劃，以及與偉倫學術交流中心合辦的一系列活動。席間設有抽獎環節，為晚宴營造十分歡樂的氣氛，高潮迭起。各位來賓又紛紛拍照留念，

記下這歡悅的一刻。最終大家滿載而歸，晚宴便在一片歡笑聲中圓滿結束。值得一提的是，是次活動我們獲得譽宴集團張家豪先生贊助活動場地，所有參加者的費用扣除行政費用後將全數捐予支持「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舊生會馬東希望小學」的緩建項目。中研課程謹代表全人再次答謝張先生的支持，隆情高誼，銘記於心。



# 25 周年晚宴花絮



# 第二屆青年學者研討會



由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和當代中國研究所主辦的第二屆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討會於12月15至16日舉行，讓六十多名來自內地及海外的年青學者聚首浸大，探討中國研究的新方向。

是次研討會邀得英國劍橋大學中國近代史專家方德萬教授 (Prof. Hans van de Ven) 及澳洲昆士蘭大學歷史學系 Andrew Bonnell 教授作主題演講，題目分別為「Outsourcing Empir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及

「ALLTAGSGESCHICHTE: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n Germany: From "new social history from below" to cultural history to...?」。臺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士永教授則以個人的治學心得及經驗勉勵各人，氣氛融洽，又富啟發性。

為期兩天的會議共進行了十六節討論，課題包括國際政治之探索、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導向、近代中國的宗教信仰研究、政經角度下的香港史、21世紀中國高等教育的新機遇、古代中國面貌之重塑等。

協辦是次會議的單位包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會科學學院及教育研究院、澳洲昆士蘭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長室、中央華盛頓大學副校長室及臺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由於過去兩屆青年學者研討會均取得十分好的成績，我們有意舉辦第三屆的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討會，有關詳情容後公佈。



# 奪獎達人屢創高峰

「評判，主席，友方同學，在座各位」

「評判，主席，友方同學，在座各位」是每名辯論員最常說的話。過去兩年，我應該說了不下數十次，甚至上百次這句說話。

猶記得在一次導修課的小組討論中，我正在發言，旁邊同學掩著半張嘴笑了起來。她笑什麼呢？她說：「每次匯報、討論，你的『辯論格』便會出來：有點強勢，總會自然地做手勢。」其實，我從來也不自覺有『辯論格』。

沒錯。辯論一漫大辯論，不是普通的娛樂，是「chur」的，是辛苦的。比賽期間，不斷的會議是家常便飯，有時甚至到深夜才完結。上了「莊」的我，工作量更不只如此。我的同學經常問：「咁『chur』，點解你可以玩兩年？」是的，如果沒有興趣，我早就放棄了。

其實，我在中學沒有參加辯論比賽。大學加入辯論隊，亦不是因為喜歡辯論。沒錯，這看似有點矛盾。我參與辯論活動，是希望更了解社會事務和政府施政，而辯論比賽中的正反雙方是抽籤決定的。支持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你要為它辯護一小時；雨傘運動，你要批評它一小時。這種模式鍛鍊了「跳出個人框架」的思考方法。戶籍制度、兩岸服貿、雙辣招……一個專業的辯論員，是永遠都不會與社會脫節。

努力了兩年，到過港台及維園比賽，曾代表漫辯贏過冠軍，成績雖不算彪炳，但總算對自己交代。不過，有得總有失；與中研同學，以至「姐仔女」相處時間不多；到了大學三年級，才第一次參與「過三飯」；分組匯報和討論時，組員們都分擔了很多工作，我只負責最少工作量的部份，特借此機會感謝每位曾和我合作的同學。二年級在辯論隊「落莊」後，我開始追回一些已過去的人和事，更加投入中研的生活。雖然大學生涯的首兩年和最後兩年的生活上有很大不同，但也都是有意義而難忘的。



易國堅 / 中國研究社會專業三年級



何宛淇 / 中國研究一年級

「只要有能力，就必盡其力。」不要枉過人生大概是我的生活態度，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下一秒會發生甚麼事情，怎能不對自己及生命負責？

能夠找到一項自己全情投入的運動是一件很難能可貴的事。我在中學時期參加興趣班而初次接觸硬地滾球，然後在機緣巧合下加入了香港代表隊訓練，開始運動員生涯。

人生第一次的國際賽事是二零零九年的東京青少年殘亞運會，當時成績尚算不俗，BC4級（嚴重腦體功能障礙或肢體殘缺組別）單打及雙人賽都有幸奪冠。然而，一切都發展得太快，我被獎項幾乎沖昏了頭腦，同時身體迅速退化，導致級別轉變，所有事物都要重新適應。我曾經想過放棄，但因為教練「勿忘初衷」一席話，提醒了我即使有多痛苦，流過多少汗水，甚至在過程中迷失了自己，也應當謹記當初如何熱愛硬地滾球，堅守最初的夢想，因而沒有放棄，並堅持至今。大概一個堅持的人都曾擁有隱形的翅膀，向終點站用力的飛翔吧！

要數我至今最難忘的一場賽事，非去年於韓國仁川參與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的雙人賽中四強賽莫屬。那個時候，無論我內心有多顫抖，手心冒多少汗，都不能表現出來，因為我仍需一份能耐及理智去帶領隊友。我從不怕辛苦、不怕輸，只怕自己準備不夠充足，然後倒下來連累隊友。那時候，壓力迫得我說不出一句話來，滿腦子只有對手及策略。

進場的一刻，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想結果，只管打好每一球，同時希望穩定隊友情緒。我們由落後到領先，再度落後，最後反超前勝出，相信觀眾比我們更緊張。比賽期間，我的心情一萬分緊張，領先時又難免有一刻鬆懈，但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要「撐到底」，大概比賽中最難捉摸的，就是情緒遊走於緊張又放鬆之間，這點仍常學習。

硬地滾球給予我的根本不能以三言兩語概括，因為我得到的不單是經驗、思考方法，更有做人處事的態度，這些都不能透過課堂學習中領悟的。未來，我也毋須懼怕，因為我知道無論支持我與否的人都會給予我無限的動力，而且沒有一顆心會因為追求夢想而受傷的，我亦會打到不能再打。



在上年暑假的時候，我和幾位朋友萌生了參加比賽的念頭，希望從中獲得更多實習或課堂中所學不到的經驗。於是，我們便開始了做資料搜集，最終選定了Joint University Outstanding Marketing Award這個比賽。

比賽分為三輪，第一輪需繳交計劃報告，第二輪則要拍攝一段短片，最後一輪是向評審作公開簡報，向他們推銷我們的意念和計劃。我們組一共有5人，來自不同的大學，但都沒有市場學的經驗，因此開始的時候都只是抱着不妨一試的心態，旨在挑戰一下自己。因此，能夠有幸在350隊中突圍而出，成為二十強進入第二輪比賽，讓我們感到十分意外和驚喜。

在第二輪比賽時，我們雖然沒有拍攝經驗，但經過第一輪的比賽後，信心確實增強了不少。於是，我們採用了一個比較備錄的故事，希望能夠得到評審的青睞。幸運女神再一次眷顧我們，讓我們來到最後一輪。由於只有不多於兩星期時間準備最後一輪比賽，時間十分緊迫。因此在那段期間，我們每隔兩天都要開會一次，比賽前幾天的空餘時間都是在開會中度過，每天都不斷修正內容，希望可以達到無懈可擊，在答問環節時，才能抵擋得住評審們的問題。

比賽當天，我們都顯得十分緊張。不斷重複排練，確保不會超時之餘，讓自己記住各個匯報技巧，希望予人自信而專業的印象。縱使，在台上時我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二十多分鐘彷彿一眨眼就過去了，但我進報時的所看到的景象、評審們的面部表情，依然歷歷在目。選記得初時面對評審們嚴肅的表情，我感到十分焦慮，語速也不自覺的加快，後來看見評審肯定的點頭，我才慢慢放鬆下來，把一切有條不紊的報告出來。最終，我們獲得了第二名，我們都感到十分幸運。在比賽的過程中，我不僅學會各種市場學的知識，也讓增強了自信心和汲取匯報時的臨場經驗，也更懂得調適自己緊張感。



吳慧琪 / 中國研究經濟專業二年級



## 中研學生奪模擬聯合國會議兩獎項

香港漫會大學早前分別派出兩隊學生代表團參加在倫敦和香港舉行的「模擬聯合國會議」，15位同學的傑出表現成功為校取得六項殊榮，而就讀中國研究—社會學專業二年級的鄭浩文同學及中國研究一年級的伍伊琳同學分別奪得「最佳表現」及「最佳隊伍」獎。

本年的「倫敦國際模擬聯合國會議」於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一日舉行，吸引了來自全球逾190個國家及地區的學生參加。漫大代表團分別在不同的專責委員會會議上，模擬美國、德國、俄羅斯、中國和阿塞拜疆的與會代表，討論多個國際間迫切性議題。漫大代表團成員鄭浩文同學（中國研究—社會學專業二年級）的非凡表現贏得評審讚賞，奪得「最佳論文獎」。

而「香港模擬聯合國會議」於二月十三至十六日舉辦，漫大代表團在整個討論和協商過程中，以至模擬演說和與其他與會代表達成和解協議等方面，都充分展現出卓越的談判技巧、外交本色和團體精神，伍伊琳同學（中國研究一年級）與莊凱喬同學（社會科學院一年級）、何家賢同學（副學士一年級），以及梁思惟同學（會計學二年級）同時榮膺「最佳隊伍」。



# 老師分享學習錦囊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  
陳慶年博士

- 多觀察中國，看看社會上發生了甚麼問題
- 就相關問題搜集資料
- 搜集各種分析方法及比較其長短
- 思考經濟學與其他分析方法的不同之處
- 經濟學強調分析問題產生的制度因素
- 從不同的問題裡總結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
- 除了經濟因素，還需注意中國的歷史文化因素
- 參考其他學者有否相似的看法
- 思考越多，就會對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做人也會更有方向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  
鄧永成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  
趙明德博士

- 中國研究是一門應用性較強的科目，同學想學好這門課，需懂得把理論結合現今的中國國情作分析
- 想拿好成績，可從每科的Term Paper（學期論文）中入手，因它在科目成績中佔有相當的比重，而學期論文的形式大多為Research Paper（研究論文），故只要掌握撰寫研究論文的方法，便可在學期論文中獲得佳績
- 要多練習，將課堂習得的知識和理論學以致用

- 中研學生對中國有深入了解，可具體闡釋中國國情，但可加強對中國議題的批判，建立分析的框架
- 同學可多選修關於社會科學概念及理論訓練的科目，選取適當的理論輔助分析中國現況，才可了解於中國的內在問題

- 中文論文及文獻對中國研究固然重要，但同學亦可多看或選取外文（英文）文獻，有助同學全面了解相關議題

- 現時有很多網絡或不同媒介的中國報導，同學需要整理不同的資料，引用時需小心辨別其可信性及真偽程度

- 可選擇其他專業中感興趣的選修科目，並在課前多作準備

- 利用在其他專業的選修科中學到的知識，豐富自己的知識面，把它們活用在本科的研習中

- 現時課程內容以中國為主，較少提及香港。但香港在中國整體發展中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同學可修讀有關香港的科目，以香港為切入點檢視中國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譚家齊博士

- 因課堂時間所限，老師未能將在課堂上教授全部內容，同學欲有優良成績，應主動向老師請教，老師大多都會分享其研究心得
- 同時需花時間備課，例如多讀reading list（參考書目）中的著作及文章
- 同學可在課堂中提出意見，思考相關議題，建立個人的獨立批判思考
- 修讀中國研究課程應博而有約，即是對中國不同時代、空間，以至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有基本認識，然後可專門研究一個範疇，了解和探索其重要性
- 如果同學希望從事學術研究，可專攻一至兩個專業的科目，建立自己的研究方向；相反，同學欲成為通才，可選擇不同專業的選修科，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學習一些新穎的思考方法
- 同學可多讀《明報月刊》、《亞洲周刊》等了解中國的國情，又可養成恆常閱讀的習慣

寄語：「四個專業均有其研究方向和思維，故同學應了解四個學科研究方法的異同，融匯貫通後以中國的角度放眼世界。」

## 最新消息

可喜可賀！孫少文基金會將於香港浸會大學設立「孫少文基金會中華文化獎學金」，從2015/2016至2019/2020學年，每年頒發獎學金予兩名取得優異成績的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學生，以示嘉許及鼓勵。

## 匹茲堡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書刊在線

現時各大學均以互聯網作推廣研究，擴闊資源。例如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東亞圖書館便推出極具價值的電子版中文書刊庫（<http://digital.library.pitt.edu/e/eal-mcs/texts.html>）。

該資料庫共有三十七份資料，均在五十年代出版，涵蓋多個學術範疇，為中國研究的學者提供一個更方便的學術研究平台。在一手資料方面，資料庫網羅中國歷史、法律、文學、政治、社會、地理等範疇，當中不乏建國初年的重要文獻及報告，為研究中國建立更龐大的一手資料庫。參考資料方面，資料庫又提供了年鑒及手冊等統計資料，有助多角度研究建國初年的中國問題。

資料庫對於中國研究有莫大裨益，同學們也可以多多善用網站上的資源，共同展開中國研究的新一頁。當然，大學圖書館也訂購了很多有用的資料庫。詳參見於<http://library.hkbu.edu.hk/electronic/libdbs/index.html>。



# 學生分享讀書方法



我從來沒有仔細思考如何讀好中研這一課程，反正就是學習，讀任何科目也可以「一部通書看到老」。技巧云云，則萬變不離其宗。我從來也不是用功的學生，勤奮好學更不適合形容自己。

其實，我們或許是欠缺一份勇氣、一種自信。雖為老生常談，但我深信一個道理：只有能力，沒有成功的想像，總是輸多贏少。

「新學期……又要對住班純經濟人喇！」

「算啦，只求合格！」

「點解中研人要同純經濟、純地理班人一齊計分呢？唉！」

而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面對這樣的情況只會說：「So what？」是的，我們是中研人。So what？

事實上，我喜歡與別的學系比拼，從而證明中研人從不比別人差。朋友有時候會跟我說：「咁係因為個個係你，係你先可以咁樣去挑機。」唉！這時候我就會說：「要有信心呀！」

不管我是否比別人用功，也不管我是否更優秀，我只知道要有自信，並有對成功一刻的想像，結果總是不錯的。明白這一點，才可以做好一件事情、讀好一個學科、打好一份工作、經歷一段好人生。

共勉之。

覃文菁 / 中國研究經濟專業三年級

屈指一算，不知不覺在滬大研已經第四個年頭了。論年資，我可謂是名副其實的「老鬼」了。我還是一個學生，依然在探索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故沒有可供參考之處。而且，學習方法因人而異，所以我只希望與大家分享個人的學習經歷和感受，以及探索個人學習方法的心得。

我認為時間管理是在大學生涯中學到的最重要生活技巧。中學時的我對時間管理一竅不通，因為上課時間固定，老師也有習作安排，只需要按命令完成，便不會分身不暇。可是，大學生活十分精彩，「上莊」、「住hall（宿舍）」、「拍拖」、兼職、馬不停蹄「Re-U」，花費了不少心思和時間。有時遇到比我年輕的同學通宵達旦，在匯報前半小時仍在修改報告，我真的為他們捏一把汗。

我相信只要適當地管理時間，每人都可以兼顧「大學五件事」，成為全能的大學生。由於我工作需要時間「自閉」，所以在每個學期初都會記下各科報告、呈交學期論文等重要日子，然後製訂計劃，安排時間搜集資料，為自己提供私人空間和時間，完成任務。若果不事先分配時間，報告做得一塌糊塗之餘，其他的「莊務」、「飯局」、兼職也可能應付不了。我知道大學生有「Deadline Fighter」的「美名」，但既然已升讀大學，大家也不想「GPA爛grade」吧？

另外，我認為大學生需要多閱讀，遇到問題，尤其是撰寫畢業論文時，應主動向教授們請教，啟發自己的思維。實際上，我在首兩年的大學都是在「應付」課堂的參考資料，專題研究以幾本書拼湊內容，考試只專攻派發的筆記，遇到疑問便在互聯網上尋求答案。可是，大學二年級到英國交流的經歷，改變了我的閱讀習慣。英國的導修課以討論為主，最初每週大量的reading（參考資料）令我應付不暇，不善英語的我在課堂上更是搭不上話兒。後來，我多用略讀、速讀、找重點和中心句子的方法，養成習慣後便發現reading（參考資料）也不是苦活。最重要的是在閱讀reading（參考資料）時所吸收的觀點、例子可放入整個知識系統內，掌握學科的中心，準備考試也可得心應手，不用擔心「臨急抱佛腳」了。

還有半年便畢業了，數年光景眨眼便過了。我從懵懂的freshman（新生）成長到現今的「老鬼」，回想起來似是昨天的事。最後，希望各位同學在享受精彩的校園生活時善用時間，既參與不同的活動，又可好好學習新知識。

陳綺紅 / 中國研究歷史專業四年級

當課程秘書林琳小姐致電給我，希望我為課程刊物撰寫一篇分享文章的時候，我是非常驚訝的，因為我從沒想過在刊物上投稿。可是當我冷靜下來後，便認為這是個難得的機會，與中研同學分享自己中研生活的點滴之餘，也為自己在畢業前留下一個紀念。

其實，我的大學生活只是普通的讀書和兼職，相信很多同學的大學生活都比我的更豐富精彩。回想在一年級的時候，我在還沒想清楚大學生活和學習目標前，就匆匆忙忙成為大學生了。結果，那一年糊裡糊塗就過去了，心想讀大學只為了畢業後找到一份好工作。直至去年暑假到訪雲南及清華大學，我才發現自己的改變。本來我對這個旅程沒有太大期待，但最後學到的東西比我想像中更豐富。經過個半月與朋友朝夕相對後，令我更了解個人形象。此外，從未走過山路、又患病的我竟然會在雲南登雪山、在下雨天時與朋友踏單車遊覽鳥巢和水立方，甚至在北京獨自遊歷等的經驗，都讓我重新認識自己——原來自己有一點的能耐、堅強，自信心也增強了不少，整個人也成熟起來。

我很慶幸在大學生涯中有這兩次難忘的體驗，它們除了令我變得成熟外，更驅使我重新思考讀大學的意義。也許這是一個很「老土」的話題，可是對於我們每位大學生而言是很重要的。我從這兩次旅程中領悟到追求知識在大學生活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追求個人的成長。這不單是指要有頂尖的成績，或是當個很出色的組織領袖，而是審視自己是否有更進一步。只要抱着這個態度，都會令自己投入每一件事，勇於嘗試新事物。哪怕只是一小步都對認識自我、擴闊視野有莫大裨益。所以我在過去的聖誕節假期又參加了一個上海的交流營，現在亦有實習，這些經歷都有助我慢慢成長。

雖然當初對入讀中研沒有特別的感覺，但現在的我絕對沒有後悔當年選擇中研，因為中研帶給我很多珍貴難忘的回憶，給予我認識良師益友的機會。希望大家與我一樣能夠在中研裡成長，過一個無悔的大學生活。

程敏 / 中國研究地理專業三年級

與我何干？

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社會現象的學科，探討人與人、社會與社會，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研究材料隨手可得。如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是現時不少中小學生的理想職業，也是家長們對子女的理想期望。若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此現象，便會發現這與社會的職業觀念、經濟結構等息息相關。因此，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不同時空的人會有不同的理想和期望。

除了社會階級、社會流動等嚴肅沉悶的課題，各種生活細節也是社會學的研究課題，例如近年全球大熱的「韓流」，當中韓國流行曲的興起，便與國家的文化政策、文化傳承、演變甚至全球化有着密切關係。

「打爛砂盆盞到豚」（「打爛砂盆問到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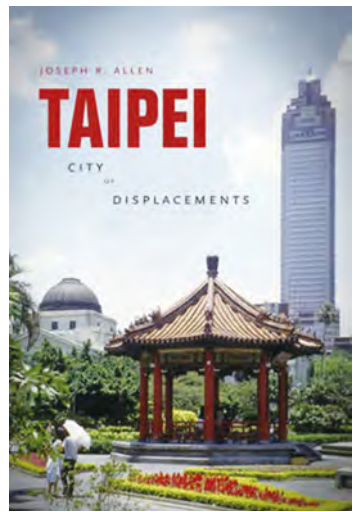
要讀好社會學必須具有一顆好奇心。雖然可供社會學研究的課題及材料隨手可得，但是如果將周邊事物的出現視為理所當然，就會失去探尋的動力，失去發掘的樂趣。例如各大社交網站不時以網絡潮語互相指罵（有關用語不勝枚舉，請詳參高登討論區。哈哈！），但它們到底蘊含甚麼意思呢？它們背後涉及的民主追求是如何孕育出來呢？它如何影響社會發展？一顆好奇心驅使研究者多聆聽多發問，透過閱讀、訪談等不同途徑吸收相關知識。雖然研究結果可能會推翻原有的想像和說法，或者不能說服讀者，但研究的過程有助拓展思維，開闊眼界。

「讀書唔洗求高分 走堂唔好太過份」

大學生活旨在無愧於心。不管在幼稚園、小學，還是中學時期，父母和老師都要我們努力學習，天天向上，追求優秀成績。寒窗苦讀二十載，千辛萬苦終得大學一席，難道只有一如以往地讀書？「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書是要讀，功課是要完成，但與其將大部分時間投放在沉悶的學術研究，不如外出旅遊，培養健康嗜好及習慣，與良朋知己共度美好時光。同時，日常生活的一點一滴皆可成為論文的題目，既有趣又能享受。大學沒有絕對的評審標準，每求高分恐怕只會換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累積壓力。因此奉勸大家但求無愧於人，勿做「free rider」，共勉之。

蘇嘉興 / 中國研究社會專業三年級

# 好書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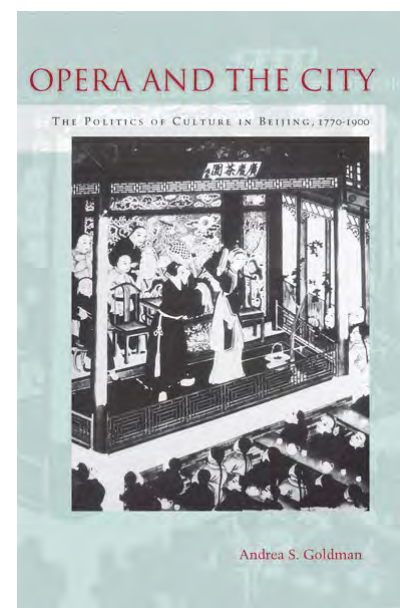
在地緣政治和全球化的趨勢下，香港人對臺灣並不陌生。或許你已曾踏足台灣，感受過它的風土民情，甚至愛上了它。那麼熟悉台灣的你，有否到過它最繁華的地方——台北呢？如果有，你到過原臺北新公園，即現在的「二二八紀念和平公園」嗎？如果你的答案是沒有，又希望增加台北之旅的深度，好像「多啦A夢」（叮噠）一樣跨越時空，遊歷不同年代的臺北，那麼你便一定要讀 Joseph R. Allen 的 Taipei: City of Displacements 一書。

我很難辨別這本書屬於那門主流學科。從內容而言，它並非是一本單純研究臺北歷史的著作。雖然它的前言簡介台灣古今的管治歷史，包括曾受荷蘭、明代政府、清代政府、日本和現臺灣政府管治，後又以很長的篇幅追溯日本殖民時期的台北，但後半部分轉以透過不同的主題，如地圖、地區發展、原臺北新公園、公園裡的建築物，探討臺北不同時期的面貌。這種以空間角度討論現實事物的手法，恰似地理著作。此外，本書又追溯原臺北公園裡的一切，展示它們的發展脈絡。這樣，它的核心又轉以介紹臺北的古今，像是一本歷史文化旅遊書。

為什麼我會說它是一本旅遊書呢？由於我從沒到過臺灣旅遊，了解不深，此書便以旅遊指南的身份，解答我的疑問，如臺灣眾多日式風味的民宿，是由於台灣曾被日本統治五十多年。或許你會問，為何臺灣受日本統治，又會出現如國立臺灣博物館般的歐式建築？因為日本套用歐洲的城市建設理念建設台北。或許你還會疑惑為什麼臺北會成為首都？為什麼臺北有北門、西門、東門？它的街名為什麼與國民黨有關？為什麼臺灣擁有世界第二多的中國歷史文物？此書都會為大家一一解答。另外，這本書還介紹了一些有趣的臺灣景點和特色，例如白領也「拜拜」的土地廟、原臺北新公園的同性戀文化及其銅馬、捷運站內的四種廣播語言等。

如果你不想自己的臺北之旅流於表面，如果你想在吃喝玩樂之餘，又可深入了解臺北的歷史，又不想翻閱乏味的歷史文獻，Joseph R. Allen 的 Taipei: City of Displacements 絕對是不二之選。

湯愛玲 / 中國研究經濟專業四年級



乍看之下，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Beijing, 1770-1900 只揭示著作以戲曲文化為主，但我也不能納悶，戲曲文化與城市又有何關係呢？縱使在今日的香港，藝術和我們是「這麼近，那麼遠」的關係，更何況在那個戲子不被人尊重的時代？然而，閱畢這書後，我才發現印象中的戲曲文化和實況可謂大相逕庭——它的社經地位雖然不高，但對時人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本書主要 述明清兩朝首都北京內的戲曲文化對當時政治和社會的影響。第一部分概述當時戲曲界的組成，主要探討演員飾演的角度和觀眾，有關鑑賞員的討論，更可窺探當時的戲曲生態、觀眾喜好和來源。第二部分透過 述戲曲的表演場地及區域，以及不同類型的戲曲特點，指出戲曲面對不同觀眾時擔當的角色。當中最重要的是官方對戲曲表演場所人群聚集產生的顧忌，引伸至戲曲和一系列鞏固政權政策的相互關係。最後，作者分析戲曲劇本，從而探討其傳達的意識型態和價值觀。

論者認為學者常把戲曲從人文研究中抽離，視為藝術或文學的研究。此著作則從社會角度，指出在當時資訊不流通的社會中，戲班憑著其流動性和戲曲內容，肩負起傳播文化、分享共同價值的重任，是當時社會觀念及文化流通的主要途徑。再者，作者以數據指出在當時只有約百分之十的男性和百分之二的女性受過教育的社會狀況下，戲曲成為百姓學習歷史、明白道理、建立道德倫常觀念，甚至了解其他階層生活的途徑。對百姓而言，戲曲不只是娛樂，更是教育。同時，戲曲中一些諷刺時弊的故事，百姓多有共鳴，更會在劇院聚集時宣泄情感。因此，清政府非常忌諱戲曲、戲班和私人戲棚，恐防不滿的情緒一發不可收拾，於是加以干預，甚至下令停辦。由此可見，當時戲曲的影響力猶如現今的報章雜誌、互聯網等媒介，有教育、傳播，甚至潛移默化的功用，影響政權的政策。這本書論述層層遞進極具條理，即使我對戲曲鮮有了解，都能掌握作者的論點和引證，更誘發我研究戲曲的興趣。

此書給我的感覺非「眼界大開」所能道盡矣。它讓我明白到世上之事皆有關聯，擴闊我的眼界。在那個時代，政治和戲曲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卻在冥冥中互相牽引，令我懂得多留意身邊的事物，並以新角度詮釋社會事件之間的關聯。

吳慧琪 / 中國研究經濟專業二年級

# 社會科學碩士 (當代中國研究)課程

## 學生感受

碩士課程有不少同學是由內地來港。他們在這陌生地方，有甚麼感受呢？我們齊來看看田芸嘉（社會專業）同學的分享：

日月如梭，來到香港已經五個月了。初來埗到，香港的一切對我都陌生—陌生的人、陌生的語言。當時很擔心自己難以適應新環境，加上內地與香港的矛盾，每做一件事、每說一句話都得小心翼翼。加上十月的「佔中」，自己似是處於很尷尬的處境—很想融

入又怕被排斥。在好奇心的驅使和對香港人追求自由的勇氣的嚮往下，我曾隨朋友前往金鐘親睹「佔中」的實況。當時我感受到安靜祥和的氣息，同時見證香港市民的團結與智慧。

語言是溝通的橋樑，在這幾個月我參加了粵語培訓班，說着蹩腳但勉強能夠溝通的粵語，減少與人溝通的誤解。此外，我從習慣睡在寬敞的大床上，到現今住在五平方米的臥室；從耳邊充斥着普通話與各種方言的城市，來到耳邊隨時傳出「唔該晒」的城市；從購物和乘搭公共交通也要爭先恐後的城市，來到這個井然有序、快中有慢的城市，一座城市只有待過才知道它的好壞。我不能形容待在香港的日子是多麼好，但我已習慣這裡的一草一木。因此，我認為這段日子的收獲不僅是課堂上的知識，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公民社會中的體驗，以及香港文化的體會和感受。

## 活動回顧 課程迎新日



為了讓 2014-2015 學年秋季入學的新同學適應學習環境和了解課程，中國研究課程辦公室於 2014 年 8 月 28 日下午舉辦了迎新活動，先由課程主任鄧永成教授為同學簡介課程、注意事項等。及後由應屆畢業生與新同學分享過去一年的校園生活和畢業出路。最後由各專業所屬導師與同學作深入認識，了解同學的需要。新同學一致認為迎新日提供了有用的資訊，有助他們日後選科及學習。

## 新年聚會： 川龍 × 大帽山



是日清早，同學們已聚集在荃灣地鐵站等候巴士，前往目的地—川龍。川龍有著名的山水茶樓，有精美的點心，還有香濃的普洱茶，別有一番風味。在享用茶點和閒聊一番後，同學們沿扶輪公園自然教育徑向大帽山進發，沿途發現有趣的植物和果實。大伙抵達荃錦坳後，先參觀大帽山郊野公園遊客中

心，及後到達能飽覽新界西北風光的觀景台，同學們為之興奮，並拍照留念。大家都在是次活動中加深彼此的認識，並期望能舉辦更多相關的活動。



## 畢業茶會

這是值得紀念和慶祝的日子！2012-2013 學年兼讀制學生、2012-2013 學年春季入學全日制學生，以及 2013-2014 學年秋季入學全日制學生同於是日畢業。中國研究課程辦公室特於該天下午舉辦畢業茶會，由社會科學院院長 Prof. Adrian J. Bailey（貝力教授）和課程主任鄧永成教授祝賀畢業生，及後頒發課程獎學金予本屆七位優秀學術表現的同學。名單如下：

Dean's Distinction Awards:  
張永超 (經濟)  
秦瑜 (經濟)  
關光凱 (歷史)

Dean's Excellence Awards:  
周玥 (經濟)  
趙曉靜 (地理)  
盧沛立 (歷史)  
馮瑤 (社會)



## 當代中國研究碩士課程定位

鄧永成教授在去年十月接任當代中國研究碩士課程的課程主任。在這個已開辦逾十二年的課程，經歷了不少社會環境變化，課程又該怎樣定位呢？鄧教授對此有他的看法。

在課程開辦初期（2003-2009 年），香港經濟剛從亞洲金融風暴及 SARS 等事件後復甦，吸引了不少本地在職人士欲以此課程進修。工作上與內地人士接觸頻繁，需要多點「國情」有利溝通，打入國內市場便能事半功倍。故此，課程初期的畢業生大多是本地學生，而且不少具有若干年工作經驗。

從 2010 年起，課程不但繼續招收兩年制兼讀生，還開始招收一年制全職學生，這個改變吸引了不少大學本科剛畢業的同學報讀。更重要的巨變是，本地學生的比例開始下降，因為非本地學生必須報讀全日制課程才能取得香港在學簽證。那時候的課程主任周佳榮教授留意到這個轉變對課堂語言的影響，他當時如此認為：“我認為在中國研究的範疇，普通話的應用和流利也是課程的切入點，我甚至會和本地生說希望借這個機會讓你學好普通話。當然也鼓勵內地學生學習廣東

話。”鄧教授也十分認同周教授的說法。

近年香港不少大學開辦與「中國研究」相關的本科及碩士課程，這無疑增加了課程間的競爭。鄧教授對此為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課程定位為「立足香港 跨學科 跨層級 認識並研究中國」。有別於其他課程，浸大的「中國研究」多以香港及鄰近地區為主體，更重要以香港為研究基礎，故需強調「立足香港」。鄧教授認為內地學生的比例大幅上升，提供一種機遇讓內地學生以不同角度，更立體的認識中國，運用他們已有的經驗，配合從香港出發的切入點，結合浸大「中國研究」四個專業方向的特式，相信能為「中國研究」擦出新火花。

鄧教授亦寄語本課程內地港讀書的學生可與本地學生多一點交流，由生活方式、學習思考方法、到對社會議題看法等皆可交換看法。體會香港本地人的生活也是學習，正如本科生到北京清華學習交流一樣，以納百川之胸襟，擴闊視野，讓這趟旅程滿載而歸，不枉此行。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當代中國研究 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 四大研讀方向

- 經濟發展與改革
- 歷史與文化
- 社會與社區
- 城市發展與環境管理

課程特色：  
- 一年全日制或兩年兼讀制；  
- 立足香港，跨層級、跨學科，剖析當代中國；  
- 實地考察，擴闊視野

對象：  
- 適合教育人士（特別通識、歷史、地理及經濟科）；從事經貿工作者；政府或公共機構人員；社會工作者；傳播界人士；以及對當代中國研究感興趣者

部分科目獲得持續進修基金認可，合資格人士可申請資助

報名查詢：  
電話：3411 6639  
電郵：mchinast@hkbu.edu.hk  
網址：mccs.hkbu.edu.hk



# 齊來關心中研希望小學



「中研希望小學」關注小組由十多位熱心校友及學生於2012年4月12日組成。時光飛逝，轉眼間已經差不多三年了，讓我們一起回顧過去一塊塊的里程碑：

## 構思階段 (04/2012 - 09/2012)

小組為「中研希望小學」計劃訂下長遠目標及時間表，設立不同的工作職位（如文書、司庫、公關及傳訊組、資訊科技及資源管理組、出版及設計組、籌款活動組、服務計劃組），並訂下清晰的分工，讓有意加入的同儕根據個人專長出任合適的崗位，讓他們各展所長，達到計劃的目標。



## 擴充人力資源 (09/2012 - 01/2013)

關注小組透過中國研究課程學會宣傳，招募充滿熱誠的新生加入，傳承和發揚「中研希望小學」計劃的精神。

## 完善計劃 (02/2013 - 04/2013)

「中研希望小學」的援助計劃除了興建教學樓，為內地留守兒童提供一個安全及良好的學習環境外，又舉辦義教服務團，改善當地的教學質素。因此，我們在2013年4月到廣西玉林市容縣為當地的中小學生提供義教服務。是次項目以廣西作為試點，奠下未來「中研希望小學」的選址基礎，「中研希望小學」計劃由是踏出了重要一步。香港《星島日報》及國內媒體更報導了是次義教服務團，為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建立良好形象。

## 落實項目 (06/2013 - 12/2013)

關注組以選定合作伙伴和進行考察選址作為另一階段的主要工作，並與香港廣西社團總會轄下的香港廣西青年聯會聯繫。香港廣西青年聯會於當地的地區網絡，以及籌建相關工作的豐富經驗，能有效協助實踐「中研希望小學」計劃。2013年7月，關注組前往廣西賀州市考察了五所學校，根據學校的地理位置、教學設施的需求、社區的人口數目，以及社區的教育需求四大原則，落實在廣西賀州市平桂管理區沙田鎮馬東小學建設援助教學樓。

## 尋求各方支持 (01/2014 - 01/2015)

關注組隨後加緊爭取各方的資金援助，慈善捐款成為計劃的主要資金來源。其一，是由熱心校友捐助的港幣\$170,000元；其二，透過中國研究課程學會的慈善義賣，籌得約港幣\$15,000元；其三，由協助實踐全人教育的浸大尚志會捐獻港幣\$20,000元；其四，社會團體香港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捐助港幣\$150,000元。截止2015年1月，小組共籌得約港幣\$360,000元，與目標人民幣¥350,000元相距不遠，為項目提供基礎營運資金。小組又爭取宴會集團為計劃募捐，最終他們為中研廿五周年晚宴提供二十圍酒席的贊助，晚宴收入扣除行政成本後，將全數撥入「中研希望小學」計劃。此外，小組又向香港浸會大學校長、浸大校友會、各老師及歷屆中研幹事會主席徵求寶貴意見，令「中研希望小學」計劃更為完善。



「中研希望小學」的籌建過程歷盡艱辛，關注小組樂見計劃的理想進度，由擬定合作伙伴、考察選址、與當地政府協商、尋求老師校友的支持、在大學宣傳等，均得到各界支持。我們特別感謝陳新滋校長及李兆銓副校長給予很大的支持及鼓勵，讓我們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有言「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關注小組未來的挑戰，如監察援助教學樓的興建進度，並組織持續性義教服務交流團等，仍需各界的鼎力支持。故此，關注組鼓勵校友及學生參加計劃，服務社群，既可提升浸會大學及中國研究課程的社會形象，又能幫助有需要人士。

「中研希望小學」關注小組深信有系統的教育可以為小朋友提供知識、關懷，更能建立他們的自信心，希望可以透過是次計劃援助國內的留守兒童，為他們鋪建康莊大道，從而改善生活、改變命運。



# Meeting with Prof. Adrian J. Bailey

Dean Adrian J. Bailey, a chair professor of Geography, is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His quiet friendliness works its way into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many students. Behind this friendly face, there are some interesting stories that can bring us insights into his personality and life. The interview with him inspired me. I thus write to share these treasures with the readers of CSMP.

## What was your life aim when you were a teenager?

I probably did not have one aim. I had several ideas of what might happen and what could happen at different times. One, for a while, I thought the best thing and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possible would be to become a bus driver. I probably spent two to three years thinking this was what I should be doing. Maybe because it was my dad's job, and it might be a good way to fit in and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Then I began to think it would be a little bit lonely. You can't really talk to people. Then, I began to think that I should try to own a company or start a business. I looked at different people and their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realised it was quite hard to do that. And then, another idea, something else that I did a lot was going to church. So, I thought – wouldn't it be interesting to be a priest or a vicar? So, these were the crazy ideas I had when I was a teenager.

## Which was your favorite subject as a teenager?

My background is in Geography. It is because in school my best teachers were Geography teachers, even though some of the contents were hard. The teachers were so good that they gave me confidence and inspiration. That's why I ended up choosing Geography.

## Why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or of Geography? What motivated you?

There was never a specific day that I said it would be definitely my goal. I am a "water tiger." As a "water tiger," I am a bit

more fluid, liquid. I tend to look at situations, and say – "Right, the most suitable thing to do is this, and then do that." It is like a journey – a series of things add up.

I always enjoyed travelling. The best teachers I had inspired me to travel. The way that I kept travelling alive was to do research in Geography. Probably it is more likely that being a professor found me more than I found it.

## If you hadn't been a professor what would you have ended up doing?

Probably urban planning as quite a lot of my friends at that time ended up working for the c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try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erms of housing design, traffic design etc. Making a difference or having a point to doing things is important. So, planning was a way in which, I thought, I might be useful.

## Why do you teach at HKBU?

One reason is definitely travel. I grew up in London. When I could, I left – when I was 21. I went to America and I lived there for 15 years and then I came back to UK for another 10 years. I had never been or never stayed in Asia before so I was keen to come over. I love travelling so that was attractive. I think the real reason for choosing HKBU is its distinction for its focus on the "whole-person." To me, whole-person education is all about trying to inspire students. Say to them, "Look at the world! The world is beautiful. Be inspired by it, look at what's around you, think about how you can get a lot of your energy or your confidence or your focus from things around you and people around you." So, it's not being too individualistic, or too concerned about me me me. And that is what makes sense to me. This is where I can fit in, and how I can give back, and how you can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 Did you feel hesitant before coming here? It is such a challenge to leave a place that you are familiar with. It really takes some courage.

It does. Yes, I did hesitate. One of the most enjoyable courses I have ever taught was a course I taught about 15 years ago. I called it "Migration and the Loss of Geographic Innocence." At that time I was in America. When you move, you lose something. It's hard. This course was about how people in literature and films dealt with that, so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Yes, it was difficult and it is still difficult. It is normal stuff. My parents get older and I try to see them once every six months, but it is not enough. Those are really difficult things.

## How did you overcome it?

I think I come to a situation or moment when it holistically makes sense. It is hard to say you add up the numbers of pros and of cons and compare, and decide upon which side is greater, and thus is more appropriate. It just seems sensible and you find in yourself the resources to make it work. Having said that, probably, I would not have come if my family had not supported that or if the children had said "no, we can't, absolutely no to moving to Hong Kong." But they said "Well, let's try." That was the tip of the balance. The people around you are always very important. You have to know how to listen. Sometimes they may give you good advice but sometime not so good advice.

## What do you now know that you wish you had known when you were a teenager?

I think probably it's that last point that I made. You actually need friends. It is the biggest single thing. As a teenager, there are a lot of pressures to succeed, to get good grades and get to the best university and so on. For me, that meant I had to work hard, I had to be disciplined. It was all about just me and how to become the best student. I realized that you need good support, or people around you that can say to you "that's a terrible idea" and "don't do that." Or sometimes they say to you, "it's ok; things are getting better." That's the way they get balanced. You just can't do everything all alone. That's a thing I wished to know. If I had figured it out at that time, it would have made things a lot easier.

## Why did you decide to enter your fie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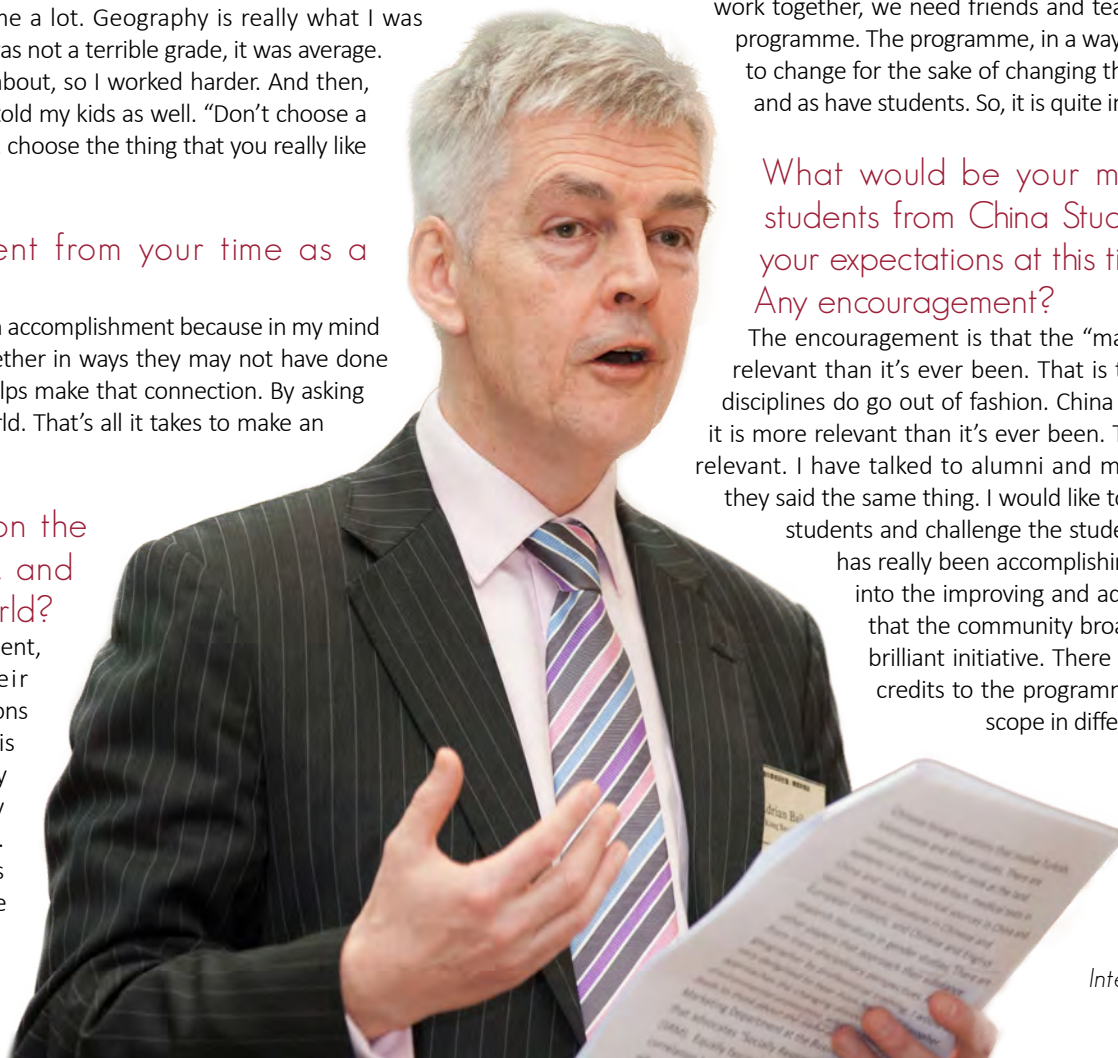
It was because of the good teachers who inspired me a lot. Geography is really what I was enthusiastic about, though my grade was not good. It was not a terrible grade, it was average. Geography was the one thing that I felt I really cared about, so I worked harder. And then, the door opened. That was the key thing. That's why I told my kids as well. "Don't choose a thing that you think you will make you the most money, choose the thing that you really like and you can really identify with."

## What is your favorite accomplishment from your time as a professor?

Every time a student in a class asks a good question is an accomplishment because in my mind it means that the students have connected things together in ways they may not have done before. Something in the lecture might happen that helps make that connection. By asking questions, you figure stuff out and you change the world. That's all it takes to make an accomplishment.

## You really care about your influence on the students, how you interact with them, and how you inspire them think about the world?

That's right. It's about inspiring students to be confident, not too modest, but also to know wher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re.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discussions on the freedom of speech at the moment and this is an interesting issue on how free it is. Like can you say anything? Well, no, that's not fair because I can't really say something that offends or upsets somebody else. That's not fair so where is the line? So giving students the confidence to think about these issues. Those are really some accomplishments.



## Do you think that critical think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r is the confidence issue/ understanding of our world?

Sometimes I think the term – critical thinking – is wrong, because it doesn't mean opposing something but the ability to connect things to say this or that perspective, and is it right or wrong to do such kind of thing under certain situation? It's all about setting the lines right.

## What research area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se days? Will it be your future research?

Migration. My research has always been on migration, always on people moving. At the moment, the several projects that I am working are about migration. The one I am very excited about is probably the project in the Caucasian country of Georgia. That was an ancient country on the Silk Road. It's a small country and about, maybe, a quarter of adults there live outside the country. They live in Turkey, Greece, Russia or America and they send money back. Without that money, many people in Georgia would be in poverty. It seems like a good thing but it is never that simple, because many families in Georgia then become reliant or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the money and sometimes they fall out with the neighbors because they have the money when their neighbors don't and this creates tensions. So there are lots of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money coming back. It is relevant to study because the rest of Europe is keen to embrace Georgia and trying to oppose Russia. It's part of the geopolitical engagement. So the West is also keen have remittances sent back by migrants because then Western banks, for example, don't have to lend so much money. The West can save money. The West, the Europeans in particular, is very keen to encourage them to have remittances. But there are social costs. It is about talking to the migrants, tracking them, following them and talking to their families. You try to get the balance right.



## Have you started working on it? Is the preparation work done yet?

I have a very good friend who works in Czech Republic. He knows a lot of migration experts including in Georgia. Last September, he introduced me to another colleague, so the three of us met in Georgia and we spent two weeks interviewing about 10 migrants and a number of Western bodie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nd some people in the Georgian government. So, we started. The colleagues in Georgia are currently doing some work. I am trying to find some money to go back this summer to carry on. These are the first steps. We have talked to some migrants and it's quite exciting to get their stories.

## What courses would you like to teach if given the opportunity?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experiences I had a few years ago. I was part of what was called a "student-initiated seminar." Essentially, students came up with a course. Then, the professor was asked to be a critical friend to the course and to give the students advice about the lectures, about the assessment, about the dynamics and interactions, and so on. It was really rewarding. They focused on refugees, which was a topic that I knew a little bit about. Students set the agenda and curriculum and we negotiated everything. I like negotiations. It's the tiger thing, needing to be!

## Do you think small class teaching might be a good choice for the university if there are sufficient resources?

You can do a lot of more in terms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n small classes. You can certainly do som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n large lecture classes but the range of learning that you can do in eng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is much broader in small classes. For certain topics, I think it is good, efficient and helpful to provide a forty-minute PowerPoint. Here are the facts – that can be very effective. Bu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 suspect facts are not so clear and there are often two sides of one story. It is more effective to have students debate – one group represent one side and another group represent another side – and have a discussion and see how far each side can go. It is more effective than just lecturing A says this, and B says that.

This is important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in the China Studies Programme, that we can encourage more discussion between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I worry that local students don't listen to each other as much as they could.

## Do you have any other new idea for courses?

I am lucky because this summer I am teaching a new course. This is a "selfish" course; in a sense, something like a Ferrari. It is about migration, which is also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uture. It is called "Transnational Urban Futures." It's exciting because we will take ten students from here to Atlanta and then they will study i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they will study how NGOs help migrants at Atlanta and what kind of work they can do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refugees, asylum seekers, and document the migrants' side of stories. We ask students to work with ten students from Georgia State in teams. Then we all fly back here and do the same in Hong Kong. So, we would ask the same research questions but in the Hong Kong context. The idea is to see the differences to see whether the governments in Hong Kong and Atlanta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o see whether migrants have the same experiences, and to see whether students of HKBU would work well with Georgia State students and they interact well with HKBU students. The difficulties are forming groups and teams, and being effective, all etc. W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that. Students have to be very self-disciplined. They will fly on 20 June 2015. We interviewed and selected several students last week. Teachers from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were here last week to work out things together.

## Do you have any further plans for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There are many things to do; and that is, perhaps, always the case. The university can always be a better place and we can always be a better peopl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to work hard to perhaps help people to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to create one or a sense of shared discovery. I sometimes worry about too many small groups. We have seven departments and China Studies in the faculty. I am always trying to get people to talk and work to each other because some time we do need to work together, we need friends and teams. We could do that. Actually, quite a lot involved in China Studies programme. The programme, in a way, has not changed much in the last 25 years. You know, you don't want to change for the sake of changing them. But China has changed a lot in 25 years, and as have Hong Kong, and as have students. So, it is quite important to support some innovations.



## What would be your message to the students from China Studies?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at this time of change? Any encouragement?

The encouragement is that the "major" degree is more relevant than it's ever been. That is the first thing. Some disciplines do go out of fashion. China Studies has not, and it is more relevant than it's ever been. This is just differently relevant. I have talked to alumni and many employers, and they said the same thing. I would like to take the message back. At the same time, I would want to reach the students and challenge the students, and ask the students to be really proud of what the programme has really been accomplishing but not be complacent and really to inject some good critical ideas into the improving and advancing of the programme. One example, the hope school, a project that the community broadly and the alumni plus the current students working closely on, is a brilliant initiative. There are other things like this, they could probably do together and bring credits to the programme and the faculty. It gives students the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the scope in different ways.



Challenges. I do think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udents' mentality in Hong Kong versus the outside, as I have taught in different places, Hong Kong students tend to be slightly modest. Modesty, I know, is valued. Again, it's a balance. You go too far, then it is also not helpful.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middle.

Interviewed by Ng Wai Ki (Economics concentration - Year 2)